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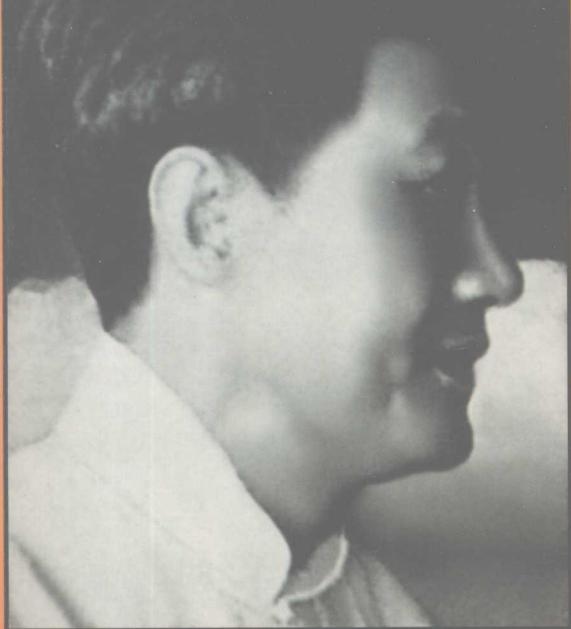
徐悲鸿

著

大师艺得丛书

BenTengChiFujian

奔腾尺幅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师艺得丛书

奔腾尺幅间

徐悲鸿 著

徐庆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奔腾尺幅间/徐悲鸿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8. 1
(大师艺得)
ISBN 978—7—5306—4799—8

I . 奔… II . 徐… III . ①徐悲鸿 (1895~1953)
一生平事迹②绘画—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 K825. 72 J205.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52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 - 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5 插页 2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7.00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001
悲鸿自述	004
旅欧记行	029
《悲鸿描集》自序	040
《悲鸿画集》自序	042
《画范》序——新七法	044
述学	046
学术研究之谈话	048
艺院建设计划	051
近代美术院缘起	057
复兴中国艺术运动	058
中国今日急需提倡之美术	061

论中国画	066
中国艺术的贡献及其趋向	070
全国木刻展	075
中国艺术的没落与复兴	077
新国画建立之步骤	085
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	088
故宫所藏绘画之宝	095
中国之原性浮雕绘画	098
《八十七神仙卷》跋一	101
《八十七神仙卷》跋二	104
评文华殿所藏书画	105
故宫书画展巡礼	112
朝元仙仗三卷述略	116
李唐《伯夷叔齐采薇图》序	119
题王铎书法幅	120
《积玉桥字》跋	121
跋包世卧述怀诗卷	123
我对于敦煌艺术之看法	124
题张雪鸿之画	127
题龚旭斋画	128
任伯年评传	129
对泥人张感言	135
《齐白石画册》序	140
高奇峰先生行述	142
张聿光先生画展志感	144

谈高剑父先生的画	146
《张大千画集》序	148
傅抱石先生画展(节选)	150
赵少昂画展	151
吴作人画展	152
余钟志画展	153
孙宗慰画展	154
梅社首次美展献辞	155
李可染先生画展序	157
叶浅予之国画	158
李桦《天桥人物》跋	160
介绍几位作家的作品	161
《黄养辉画集》序	166
《关山月画集》序	167
剪纸艺术家陈志农先生	168
《舒新城美术照相习作集》序	169
《艺用人体解剖学》序	170
题呼延生书法	172
巴尔堆农	173
文艺复兴远祖乔托传	180
米开朗琪罗作品之回忆	183
序苏联版画展览会	187
普鲁东	189
安格尔的素描	200
左恩铜镌	202

左恩传略	204
法国大壁画家薄特理传	207
泰戈尔翁之绘画	212
达仰先生传	215
古今版画家中一巨星	219
印度美术中之大奇	223
游英杂感	226
美与艺	229
美术之起源及其真谛	231
习艺	234
古今中外艺术论	236
法国艺术近况	242
南游杂感	245
《艺术副刊》发刊词	249
真西游记	251
漫记印度之天堂	258
造化为师	262
儿童如神仙	264
因《骆驼》而生之感想	265
居宁之幸遇记	268
民族艺术新型之剧宣四队	270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	272
美的解剖	274
美术漫话	276
忆达仰先生之语	279

危巢小记	281
废话	282
颜色之运用	284
谈大胆	285
智慧	287
漫谈	288
初学画之方法	291
学画之步骤	292
艺术漫话	293
中西艺术之异同与比较	294
性格论	296
书信：	
致谢玉岑	299
致陈子奋(两封)	300
致舒新城(两封)	303
致黄养辉(两封)	305
致李曼峰	308
致华采真	310
致杨仲子	312
致王莹	313
致刘勃舒	315
致陈笃山	317
致张安治	318
致尾崎清次	320
致廖静文	322

序 言

廖静文

大师团长中年古稀时悲鸿画集，章文华对徐悲鸿书画作品古来推崇备至，王舜山书画文中之章，章吉庆曰：“徐悲鸿先生为人谦和，待人接物，处事公允，深得大家风范。其画作《山水》、《花鸟》、《人物》等，笔墨苍劲，构图新颖，色彩明快，形象逼真，神韵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王舜山评价徐悲鸿“其画风雄浑，笔墨苍劲，构图新颖，形象逼真，神韵生动，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撩起沉重的岁月帷幕，打开那扇满目繁花的记忆之窗，灿烂的阳光便欢快地照进我那既阴沉又忧伤的屋子。我重新看见我亲爱的丈夫徐悲鸿坐在那张陈旧的并不宽大的写字台前。虽然他去世已四十六年了，但一切仍如此真实地展现在我眼前。他带着凝重的神情，在秉笔疾书；握着毛笔的手强劲有力，没有丝毫颤动。屋子里飘着浓郁的墨香，阳光透过窗外树枝的缝隙，把光影投在他那斑白的头发上和轮廓优美的面容上。他写得如此专注、凝神，文思如泉，工整的文字，从他那蘸满墨汁的笔尖汩汩流出，没有丝毫迟疑、停顿，一气呵成。我从未见他用过带格的稿纸，他的文章都用毛笔写在宣纸上或皮纸上。

翻阅这本文集，我仍能亲切地听到悲鸿那颗对祖国、对艺术、对人生满怀热爱的心在胸膛中剧烈地跳动，仍能强烈感受到他的真诚、他的爱憎、他的喜悦和痛苦以及他的希望、期待和责任感……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悲鸿对古今中外的美术了如指掌。他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既推崇古希腊艺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更以自己祖国悠久的文化艺术而自豪。他指出，在表现人的活动方面，中国古代美术就已达到很高的标准，风格宏伟，作法简朴。在山水画方面，他叙述欧洲直到十七世纪以前，还极少头等的画家，也没有真正的山水画。中国在八世纪就产生了王维，其后更有范宽、荆浩、关仝、郭熙；米芾……。范宽以雄伟的魄力和磅礴的气势，挥写黄山实景。米芾则不勾轮廓，点染自然，表现烟云变换的情景，“不啻印象主义作品”，“但米芾生于十一世纪，比印象派早几百年”。欧洲直到十九世纪的几位伟大风景画家才“把风雨晴晦，朝露晚霞表现得十分完美。”

使悲鸿深为慨叹的是中国绘画逐渐走向没落，这是由于“文人、工匠皆事抄袭”，他以震聋发聩之音大声疾呼：复兴中国美术，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沉重的责任。他的许多文章都为此而充满激情或愤慨，使我们看到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画家是怎样热情澎湃地维护、培育、宣扬、挽救自己民族的优秀艺术，而不计个人的毁誉得失，在披荆斩棘中奋勇呐喊。

这本文集还附了十几封悲鸿的信函。他写信也都是用墨笔写在纸上，笔迹端正，从不潦草，运用朴实简练的词句，毫无矫饰。

此册收集了悲鸿从1919年至1951年的部分文章，体现了悲鸿的艺术观、人生观、教育观和一些生活中的哲理。岁月的长河载着人们的思念滔滔流逝，这些文章却都带着

那个时代的情怀和痕迹保留了下来，让人们在这世纪之交时，重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这个划时代的新时期中，中国美术的发展也必将随着国家的昌盛走向更加繁荣的坦途，丰盛的艺术之林必将结出硕果。长眠在地下的悲鸿也一定会为此而感到无限欣慰。

1999年4月26日写于北京怀鸿室



徐悲鸿 19 岁时在上海留影



交口传扬发的闻人前，来不飞相易也。殊不知世变升斗，个中慨然深慨，非但一个故矣。朱末岁端，生女婴而惨重，即席举哀，感慕良深。吾家曾有诗云：‘吾家有女初长成，未若嫁君子。’未若嫁君子，诚以君之才德，实出吾家子侄之上。余素不重于文字，故未尝有此意。集寓出吾家之手，又未若嫁君子。’

悲鸿自述

悲鸿生性拙劣，而爱画入骨髓。奔走四方，略窥门径，聊以自娱，乃资谋食，终愿学焉，非曰能之。而处境困厄，窘态之变化日殊。梁先生得所，坚命述所阅历。辞之不获，伏思怀素有自叙之帖，卢梭传忏悔之文，皆抒胸臆，慨生平，借其人格，遂有千古。悲鸿之愚，诚无足纪，惟昔日落拓之史，颇足用以壮今日穷途中同志者之志。吾乐吾道，忧患奚恤，不惮词费，追记如左。文辞之拙，弗遑计已。

距太湖之西三十里，荆溪之北，有乡可五六十家。凭河两岸，一桥跨之，桥曰计亭。吾先人世居业农之所也。吾王父砚耕公，以洪杨之役，所居荡为灰烬。避难归来，几不能自给，力作十年，方得葺一椽为庐于桥之侧，以蔽风雨，而生先君。室虽陋，吾先君方自幸南山为屏，塘河为带，日月照临，霜雪益景，渔樵为侣，鸡犬唱答，造化赋与之丰美无尽也。

先君讳达章(清同治己巳生),生有异秉,穆然而敬,温然而和,观察精微,会心造物。虽居穷乡僻壤,又生寒苦之家,独喜描写所见,如鸡、犬、牛、羊、村、树、猫、花。尤为好写人物,自父母、姊妹(先君无兄弟),至于邻佣、乞丐,皆曲意刻画,纵其拟仿。时吾宜兴有名画师毕臣周者,先君幼时所雅慕,不谓日后其艺突过之也。先君无所师承,一宗造物。故其所作,鲜 Convention(俗套)而特多真气。守宋儒严范,取去不苟,性情恬淡,不慕功名,肆忘于山水之间,宴如也。耽咏吟,榜书雄古有力,亦精篆刻,超然自立于诸家以外。

先君为人敦笃,慈祥恺悌,群遣子弟从学,习画问字者至夥。有扬州蔡先生者,业医、能画,携子赁居吾家。其子曰邦庆,生于中日战败之年,属马,长吾一岁,终日嬉戏为吾童时伴,好涂抹。吾时受先君严督读书,深羨其自由作画也。

吾六岁习读,日数行如常儿。七岁执笔学书,便思学画,请诸先君,不可。及读卞庄子之勇,问:“卞庄子何勇?”先君曰:“卞庄子刺虎,夫子以是称之。”欲穷虎状,不得,乃潜以方纸求蔡先生作一虎,归而描之。久,为先君搜得吾所描虎,问曰:“是何物?”吾曰:“虎也。”先君曰:“狗耳,焉云虎者。”卒曰:“汝宜勤读,俟读完《左传》,乃学画矣。”余默然。

九岁既毕四子书,及《诗》《书》《易》《礼》,乃及《左氏传》。先君乃命午饭后,日摹吴友如界画人物一幅,渐习设色。十岁,先君所作,恒遣吾敷无关重要处之色。及年关,又为乡人写春联。如“时和世泰,人寿年丰”者。



徐悲鸿

余生一年而丧祖母，六年而丧祖父，先君悲戚，直终其身。余年十三四，吾乡连大水，人齿日繁，家益窘。先君遂奔走江湖，余亦始为落拓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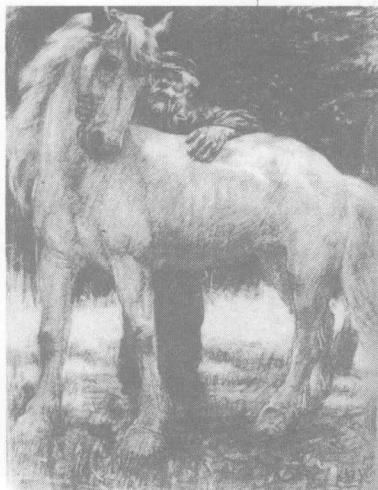
时强盗牌卷烟中有动物片，辄喜罗聘藏之。又得东洋博物标本，乃渐识猛兽真形，心摹手追，怡然自乐。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

方吾年十三四时，乡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学校，余慕之。

有周先生者，劝吾父亦遣吾入学校尤笃，先君以力之不继为言。周先生曰：“画师乃吃空心饭也，鸟足持。”顾此时实无奈，仅得埋首读死书，谋食江湖。

年十九，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爰就近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三校教授图画。心烦虑乱，景迫神伤，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览爱父之遗容，只有啜泣。

时落落未与人交游。而独蒙女子学校国文教授张先生祖芬者之青视，顾亦无杯酒之欢。年余，终觉碌碌为教，无复生趣，乃思以工游沪，而学而食。辞张先生，张先生手韩文全函，殷勤道珍重，曰：“吾等为瞻家计，以舌耕求升斗，至老死，亦既定矣。君盛年英锐，岂宜居此？曩察君负荷綦重，不能勗君行，而乱君意。今君毅然去，他日所跻，正未可量也。”又曰：“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呜呼张君者，悲鸿入世第一次



马夫和马 素描 早期

所遇之知己也。

友人徐君子明者，时教授于吴淞中国公学，习闽人李登辉，挟余画叩李求一小职，李允为力。徐因招赴沪，为介绍。既相见，李大诧吾年轻，私谓子明：“若人者，孩子耳，何能做事？”子明曰：“人负才艺，讵问其年。且人原不甘其境，思谋工以继其读，君何谦焉？”李乃无言。徐君是年暑期后，赴北京大学教授职，吾数函叩李，终无答。顾李君纳吾画，初未尝置意，信乎慷慨之士也。

吾于是流落于沪，秋风起，继以淫雨连日，苦寒而粮垂绝。黄君警顽，令余坐于商务印书馆，日读说部杂记排闷，而忧日深。一时资罄，乃脱布褂赴典质，得四百文，略足支三日之饥。

一日，得徐君书，为介绍恽君铁樵，恽君时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因赴宝山路访之。恽留吾画，为吾游扬于其中有力者，求一月二三十金小事。嘱守一二日，以俟佳音。时届国庆，吾失业已三月。天雨，吾以排日，不持洋伞，冒雨往探消息。恽君曰：“事谐，不日可迁居于此，食于此，所费殊省。君夜间习德文，亦大佳事，吾为君庆矣。”余喜极，归至梁溪旅馆，作数书告友人获业。讵书甫发，而恽君急足至，手一纸包，亟启视，则道所谋绝望，附一常州人庄俞者致恽君一批札，谓某之画不合而用，请退还。尔时神经颤震，愤怒悲哀，念欲自杀。继思水穷

1918年徐悲鸿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这是当时的合影。





徐悲鸿

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该院的美术系主任。这是当时的合影。



山尽，而能自拔，方不为懦，遂腼颜向一不应启齿、言通财之友人告贷，以济燃眉之急。故乡法先生德生者，为集一会，征数十金助余。乃归和桥，携此款，将作北京之行，以依故旧。于是偕唐君者，仍赴沪居逆旅候船。又作一画报史君，盖法君之友助吾者也。为装框，将托唐君携归致之。唐君者，设茧行，时初冬，来沪接洽丝商，谋翌年收茧事，而商于吴兴黄先生震之。黄先生来访，适值唐出，余在检行装。盖定翌日午后行矣。黄先生有烟癖，乃卧吸烟，而守唐君返。目睹对墙吾所赠史君画，极称赏。与余道此画之佳，余唯唯。又询知何人作否，余言实系拙作，黄肃然起敬，谓：“察君少年，乃负绝技，肯割爱否？”余言此画已赠人。黄因请另作一幅赠史，余乃言：“明日行。”黄先生问：“何往？”曰：“去北京。”问：“何谋？”余言：“固无目的，特不愿居此，欲一见宫阙耳。”黄先生言：“此时北方已雪，君之所御，且无以却寒，留此徐图良策何如？”余不可。因默然。

无何，唐君归，余因出购零星。入夜，唐君归，述黄先生意，拟为介绍诸朋侪，以绘画事相委，不难生活。又言黄君巨商，广交游，当能为君助。余感其意，因止北行。时有暇余总会者，赌窟也，位于今新世界地。有一小室，黄先生烟室也。赌自四五时起，每彻夜。黄先生午后来，赌倦而吸烟，十一时许乃归。吾则据其烟室睡。自晨至午后三时，据一隅作画。赌者至，余乃

出，就一夜馆读法文，或赴审美书馆观画，食则与群博者俱。盖黄君与设总会者极稔，余故得其惠，馔之丰，无与比。

伏腊，总会中粪除殆遍，积极准备新年大腊。余乃迁出，之西门，就黄君警顽同居。而是年黄震之先生大失败，余又茕茕无所告，乃谋诸高君奇峰。初，吾慕高剑父兄弟，乃以画马质剑父。剑父大称赏，投书于吾，谓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而以小作在其处出版，实少年人最快意之举，因得与其昆季相稔。至是境迫，因告之奇峰，奇峰命作美人四幅，余亟归构思。时桃符万户，锣鼓喧天，方度年关，人有喜色。余赴震旦入学之试而归，知已录取。计四作之竟，可一星期。高君倘有所报，则得安读矣。顾囊中仅存小洋两毫，乃于清晨买粢饭一团食之，直工作至日入。及第五日而粮绝，终不能向警顽告贷，知其穷也，遂不食。画适竟，亟往棋盘街审美书馆觅奇峰。会天雪，腹中饥，倍觉风冷。至肆中，人言今日天雪，奇峰未来。余询明日当来否？肆人言：“明日星期，彼例不来。”余嗒然不知所可，遂以画托留致奇峰而归。信乎其凄苦也。

入学须纳费，费将何出？腹馁亦不能再支，因访阮君翟光。既见，余直告：“欲借二十金。又知君非富有，而事实急。”阮君曰：“可。”顿觉温饱，遂与畅谈。索观近作，留与同食。归睡亦安。明日入学，缴学费。时震旦学院院长法人恩理教士，欲新生一一见。召黄扶，吾因入。询吾学历，怅触往事，不觉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不能置一辞。恩理教士见吾丧服，询服何人之丧，余曰：“父丧。”泪益不止。恩理再问，不能答。恩理因温言劝弗恸，吾宿费不足，但可缓纳。勤